

《北京文学》月刊社编

# 北京文学

## 报告文学

### 精选

2006—2007

《「走歌」的红妹子》

《高西沟调查》

《黄孩子，白妈妈》

《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

《天使在作战》

《田凤山：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

《医患之间的战争》

《中国婚姻质量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文学》月刊社 编

# 北京文学

## 报告文学

精选

2006—2007

《「走歌」的红妹子》

《高西沟调查》

《黄孩子，白妈妈》

《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

《天使在作战》

《田凤山：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

《医患之间的战争》

《中国婚姻质量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学》2006~2007 年报告文学精选/《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087-2171-2

I. 北… II. 北…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8494 号

---

**书 名:**《北京文学》2006~2007 年报告文学精选  
**主 编:**《北京文学》月刊社  
**责任编辑:**王紫千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010)66060275 电传:(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23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28.00 元

---

# 前 言

《北京文学》执行主编 杨晓升

报告文学虽然是文学中的新军,但报告文学能够直观快捷、集束深刻地反映并揭示当代社会现实中的事件、人物和问题,因而在当今的大众阅读中已经成为文学读物的大餐。

虽然近年来写报告文学的大家及其轰动性的作品不如上世纪80年代,然而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在全国浩如烟海的大众性报纸的连载版面上,却占据着主导地位 and 最多的版面,成为大众阅读中最广阔又最为夺目的风景。

要知道,这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读者有充分的自由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读物,激烈的报刊市场竞争中的阅读率调查决定着每家报纸每个版面的生死存亡。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能够占据连载版面的主导地位,原因显而易见:读者喜欢。读者喜欢,同样是面向市场谋求发展的文学杂志的应有选择。

新世纪以来锐意改革,佳作迭出、发行量连年上升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除了每期奉献给读者赏心悦目的“好看小说”大餐,其品牌栏目“现实中国”每期的报告文学作品,更是以敏锐独特的社会视角和现实生活的贴近性,聚焦社会热点,揭示现实矛盾,反映社情民意,不断推出像《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老年悲歌》《遭遇美国教育》《血泪打工妹》《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生存与毁灭——亿万富翁杀人案的深层报告》《高考殇》《地狱入口的记忆》《天使在作战》《中国婚姻质量报告》《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等等一大批报告文学的精品力作。

所有这些报告文学的精品力作,因为题材往往切中百姓关心的热点话题而引起大众读者的极大兴趣并产生强烈反响。《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每期的报告文学刚一刊出,就会受到全国各地报刊的争相连载或转载,转载率数年来一直在全国文学期刊中名列前茅。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和《老年悲歌》的发表,还曾直接促使当期《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杂志的脱销。

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每年出版的年度中国优秀报告文学的不同选本,所收入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刊发的报告文学,几乎均不约而同地各占据了全书约四分之一的篇目,居全国各文学期刊之首。





在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举办的“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大奖”中,《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发表的报告文学已经连续3届蝉联此奖,成为中国所有文学期刊中此一奖项唯一的佼佼者。

在2007年10月评出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国文学最高奖之一)中,《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刊发的《天使在作战》名列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榜首。

热切地关注现实,敏锐地紧跟时代,真诚地贴近大众读者,精心地策划组织作品,正是近年来《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刊发的报告文学作品广泛赢得读者的原因所在。鉴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报告文学所产生的强大的市场效应,应各界读者的强烈要求,我们每年都要编辑一本优秀报告文学精选。

我们编辑的这本《北京文学》(精彩阅读)优秀报告文学精选,就是《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6—2007年刊发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的精华。

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内容本身强烈的可读性、关注度和时代感。

优秀的报告文学,是能够及时把脉时代、关注社会、折射现实、感动读者、启迪心智的。

看新版《北京文学》(精彩阅读),读最新最好看的报告文学作品,可以说已成为当今中国文学界尤其是广大读者的广泛共识。

不信,您就先读一读这本《优秀报告文学精选》吧!



# 目 录

## “走歌”的红妹子——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

..... 卜 谷 / 1

赣南是山歌之乡,山歌源远流长,可以说是人人唱山歌,家家练斗歌,许多人从小唱到老,一生唱山歌。红军时期,赣南山歌融入了新内容,欢迎唱,欢送唱,驻扎唱,行军也唱,唱遍了中央苏区,赣南山歌成了红军歌。那时,许多妹子唱着山歌去拥军优属,去扩红,去上前线——人们称她们为“走歌”的红妹子。她们将青春融入了那场战争,成为苏区最亮丽的风景。

“走歌”的红妹子们如何在如花年华为红军倾注理想与爱情?她们又如何战火纷飞的岁月守护爱情,并承受难以想像的情感代价和漫长的生命磨砺呢?

## 高西沟调查——中国新农村启示录..... 冷 梦 /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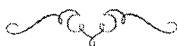
在陕北的黄土高原大山的褶皱里,在一个最渴望绿色却祖祖辈辈最贫穷的地方,却最顽强地生长着绿色的渴望。他们成为我所接触过的最不可思议的农民。这个地方叫高西沟。

关于高西沟,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大寨和高西沟的一次历史性选择。

几十年后,面对学大寨运动给中国农业和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几位到高西沟去的中科院的院士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假如当初不是学了大寨而是学了高西沟,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至少可以提前 20 年、30 年、40 年,甚至 50 年!

## 黄孩子,白妈妈 ..... 孟久成 / 90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亲生的孩子被别人领养,是难以启齿的事情,不到穷得揭不开锅、连孩子都养不活的程度,哪个父母也不会如此狠心;中国儿童被外国人领养,更不是什么光彩体面之事。然而,



在我与众多领养中国孤儿的美国家庭接触之后,我的心灵受到了巨大震动,因为我见到了另一种文明,一种与我们很不相同的文明,从一个侧面了解了这个国家的人民,从而修正了我的一些观念,有些观念甚至是颠覆性的——

### 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 ..... 孙春龙 / 120

1969年,北京的一批批知青响应伟大领袖“到农村去”的号召,陆续到陕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随着文革结束“返城”的开始,一大批知青陆续返回北京。但因各种原因,少数一部分知青至今仍留在陕北。其实,几乎所有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都有同样对故乡的感情纠葛,千方百计希望回到生养了他们的北京;而偶尔回到北京,环境的巨大反差在他们内心深处滋生的惆怅和酸楚却无法弃离——他们这是怎么啦?留守陕北的知青以及知青们当年留下的那些后代,他们如何在差异巨大的环境之间找到平衡和归宿?对于他们来说,“知青”又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让他们如此惧怕而又无法舍弃?

### 天使在作战 ..... 朱晓军 / 142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9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至今享受着“工人编制,农民待遇”,没有经济收入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四金”。

“医疗器械企业制假,医院用假,医生为病人进行假治疗,这已成为一种潜规则。在医疗系统中,这个过程几乎就是各方牟取利益的流程图。”她说。她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

有人说她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有人说她就是中国的“唐·吉珂德”,也有人说她是啄木鸟,在啄害虫。她家的保姆却说:“陈医生是在拿石头砸天。”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她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她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

### 田凤山: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 ..... 泽 津 / 178

2005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审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田凤



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高官到罪犯,从天堂到地狱,田凤山到底如何铸就他的畸形人生,他那令人震惊的犯罪轨迹,给世人留下多少回味与思索?

## 医患之间的战争 ..... 司 雪 /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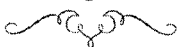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白衣天使,是多少年来人们对医生的尊称。还记得非典肆虐的2003年么,那时候舍生忘死同非典作战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多么令人尊敬啊!然而时隔两三年,公众对医务工作者的怨言却不知怎么的越来越多,全社会对医生医德沦丧医疗腐败责声四起。福建中医学院名中医戴春福甚至被久治不愈的患者持刀杀害,患者一怒之下辱骂甚至对医生大打出手的事在全国更是屡屡发生,而网友对此类事件的评价支持率竟然超过了80%:“杀一儆百”、“这是报应”、“我都想弄死这帮医生”……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医疗纠纷已经尖锐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医生与患者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双方缘何冲突升级、战争不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难堪局面?医患恩怨何时了?

## 中国婚姻质量报告 ..... 信 巍 / 232

中国的婚姻质量到底怎样,假如用一个时髦的词语作比喻,就叫做“亚健康”。率先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国内一家机构对中国的家庭婚姻状况的一项问卷调查,问卷将婚姻状况划分为“健康”“亚健康”“死亡”等几类,其中,有6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婚姻呈现“亚健康”状态。那么,“亚健康”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人处于疲倦、乏力、失眠、打喷嚏甚至感冒的状态;是生命个体的脆弱表征;是爱情果实的不再新鲜;是婚姻生活的浑浑噩噩、摇摆不定、无所适从。

长期以来,中国人都以家庭关系稳固而自豪,但近年来离婚率的增速却明显加快,到1997年,官方统计的离婚率为13%,而20年前只有3%,一些大城市离婚率甚至超过了20%。照此下去,若干年之后,中国的离婚率完全有可能“赶英超美”!

中国人的婚姻到底怎么了,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生活中爱情“绚丽多姿”,婚姻却“风雨飘摇”?





赣南是山歌之乡，山歌源远流长，可以说是人人唱山歌，家家练斗歌，许多人从小唱到老，一生唱山歌。红军时期，赣南山歌融入了新内容，欢迎唱，欢送唱，驻扎唱，行军也唱，唱遍了中央苏区，赣南山歌成了红军歌。那时，许多妹子唱着山歌去拥军优属，去扩红，去上前线——人们称她们为“走歌”的红妹子。她们将青春融入了那场战争，成为苏区最亮丽的风景。

“走歌”的红妹子们如何在如花年华为红军倾注理想与爱情？她们又如何能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守护爱情，并承受难以想像的情感代价和漫长的生命磨砺呢？

## “走歌”的红妹子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卜谷

### 第一章 一诺百年的旷世奇缘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旋风式地采访了杨尚昆、胡耀邦、聂荣臻、张爱萍等红军高级将领。他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遗憾地叙述：“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

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分局12名委员中，唯有李才莲下落不明。曾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的李才莲是哪里人，到底哪里去了？

寻找李才莲，自“文革”前始，断断续续一直在进行。1995年，兴国县党史办副主任胡玉春爆出了个大冷门：李才莲是茶园乡教富村人。其妻子池煜华还健在。

史学界及新闻界的同志喜出望外，如同发现一座金矿，刻不容缓地向教富村扑去。中央电视台一、二、四频道及许多省电视台、报刊相继作出报道。池煜华，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终年不绝的李溪水由秦娥山的怀抱里涌汇出来，从教富村河背村小组擦肩而过，无声无息地流淌。9岁的池煜华嫁过来给6岁的李才莲当童养媳。

种菜、洗衣、做饭、作田……劳累了很会做事的小煜华，空闲出来的李才莲进了李溪上游的李溪村小读书。学校是播种知识的地方，也往往是播种革命的地方，李才莲秘密地参加了革命活动。

李才莲15岁与池煜华圆房。那是1929年春节前夕，圆房第三天，也就是大年初二一早，李才莲告别了蜜月中的妻子，去参加县城的暴动，踏上了血雨腥风的武装斗争之路。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中，李家出了几个革命者。15岁的李才



莲是少共兴国县委书记。李文兰是李才莲的胞叔，担任了区苏维埃主席；李才万是李才莲的胞兄，担任了区少先队队长，后参加红军在红三军团某部三营任政委；池煜华也担任了区苏维埃妇女部长。

“家里面老老小小有这么多人要吃饭，管得你革命不革命，田地里的功夫，家里的事情你就要去做。”李才莲的父亲和后母如此要求池煜华。

池煜华还不理解实际意义上的革命，一切都是从丈夫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为了一个干革命的丈夫，做妻子的也应该干革命；为了一个干革命的丈夫，做妻子的不能脱产干革命。所以，池煜华当的是不脱产干部。她干革命的主要工作是叫大家打草鞋，叫大家交公粮，叫大家当红军。

干革命，她是在帮丈夫；做家务，她也是在帮丈夫。帮丈夫，是一个做妻子天经地义的责任。她日日最牵挂的是丈夫，日日保佑的也是丈夫，丈夫——李才莲在外怎么样了呢？

李才莲常有信捎回来，交代池煜华要搞好家业，善待弟妹，千万不要打弟妹……不过，这些书信常常到不了池煜华的眼里、手里。因为她在家里地位卑微，因为书信不是写给她收的，因为她不识字。书信认得她，她却认不得书信。虽然书信近在咫尺，书信上的内容却还要很久很久才能传到她耳朵里。有几次，李才莲千里转战到兴国县，来信约池煜华去县城相聚，待池煜华得知约会后，约会的时间早已过去。每逢此时，孤寂的池煜华就一个人站在一尺多高的大门楣上向小溪对面张望。那是一条从家里伸向外面世界的小路，也是一条从外面的世界转回家里的小路。望着这条小路，泪水就不知不觉地流淌，不知不觉地爬满了她整个脸庞，“滴答”在门槛上。

池煜华心目中的李才莲，就像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在红军长征前四年间的五次反“围剿”中，李才莲只回来过两次。这寥若晨星的两次探家，深深地刻在她记忆里，刻在她心目中，几十年后仍是那么清晰，那么亲切。

是一个冬季的黄昏，凛冽的北风冷得刺骨。

池煜华抱了一捆柴草准备进厨房烧饭。走过大门楣时，她下意识地回头望了一眼小溪对面。哦，那条无边无际的小路尽头果然出现了一个黑点。立刻，她陷入重复过千百次的有望与无望，那么痴痴地望着，痴痴地等待。

“打短命的，还不赶快烧火做饭。等一下大家归来没饭吃，皮都会给你剥掉！”

后母一声断喝，池煜华回到灶台一边烧火做饭一边竖起耳朵倾听，细细分辨对河小路上遥远的脚步。

“才莲回来了，是才莲回来了！”池煜华扔掉手中的柴草，欣喜若狂地冲出厨房，不顾一切向小溪那边飞奔。

近了，果然是她日思夜盼的李才莲回来了。不过，回来的李才莲并不是人们传说的那样英俊、潇洒，那样高头大马神气十足。相反，风尘仆仆的李才莲脸色刮青，双眼无神，整个人弓着腰，驼着背，缩着身子，是一副落威落势的跌苦相，似一根在北风中瑟瑟缩缩的枯枝。

池煜华远远扑上来，将寒风中的李才莲紧紧搂抱。池煜华不知道，李才莲的归来牵涉到“AB”团的案子。担任中共上犹县委领导人的李才莲是被“革命”开除回原籍的。身心疲惫的李才莲倒在与池煜华圆房的那间黑暗如漆的小房里，闻着浓浓的潮气霉味整整三天没有出屋。三天后出屋的李才莲显得木讷、迟钝，

像伤了元气的老人。

失去了“她有一个在外面当官的丈夫”的虚名，却得到了一个日思夜想的真实的丈夫。池煜华不懂得也不计较外边世界才有的那些荣辱得失，她扮演着一个大姐一个母亲的角色日日抚慰着自己的丈夫，她像一个新娘夜夜享受着自己的新郎。

十几天后，李才莲又挺起了胸膛做人，20天后，一米七〇的李才莲又高昂着头颅出山了。一个“老革命”作为一个新革命者，他又重新参加了革命。男人的征战就是女人的煎熬。池煜华面临的又是一轮漫长的等待，而每一轮新的等待又伴随着新的冀盼。行前，池煜华红晕着脸，对李才莲发出了曾千百次萦回心底的疑问。

“你在外面给那么多人写信，为什么不写信给我？”

“写信给你，你又不认得字，两公婆的事还要请别人念，几多不好意思呀！”李才莲说。

池煜华不吭声，晕红的脸羞得更红更美了。是哩，两公婆的事怎么好请别人念呢？难怪李才莲经常叫自己要学习识字。

望着温柔美丽的妻子，李才莲站在门槛外对站在门槛内的池煜华指天地发誓：“现在是战争年代，谣言特别多，如果有人说我死了，千万不要相信。我算过命，算命先生说我不会死，会命长，大富大贵。记住，等着我。20年30年，哪怕50年60年，革命成功我就一定会回来和你相聚。”

面对如意郎君，池煜华觉得很有意思，半嗔半娇地请老天爷作证发出了誓言：“你放心地去吧。你20年30年不回来我就等50年60年，50年60年不回来我就等你100年。一定会在家里等你回来团聚！”

### 生活在领袖身旁

后龙山长长的崖坡，李溪长长的流水都映照着一个痴情的身影。常常的思念化为常常的动力，常常的动力就是常常的学习。山坡上、沙滩上、田野里处处都种下了池煜华歪歪扭扭的笔迹“池煜华李才莲，池煜华李才莲”。

识3个字就认得自己的名字，识6个字就可以把丈夫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睡在一起，识几十个字就认得全家人的名字，识几百个字就认得县名区名村名和全村人的名字，识一千个字就可以给丈夫写信了……

“池煜华李才莲，池煜华李才莲”。学识字的池煜华写得最多的字就是“池煜华李才莲”6个字，她喜欢把这两个人的名字睡在一起。无尽的思念呵，有时，池煜华心里也难免泛起一缕缕疑云：李才莲在外面会不会像我思念他一样思念我呢？听说，他在外面都说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妻子，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外面的女人洋气不洋气，李才莲在外面会不会有外遇呢？这些怀疑都是一念之差，随风飘散。她坚决相信：自己这么思念着李才莲，李才莲怎么能不思念着自己呢。

识字果然好，识字长了池煜华的眼界、智慧、勇气和力量。池煜华知道了丈夫革命的官名是少共江西省委书记，丈夫革命的地方是江西省委所在地——宁都。她一点一点打听清楚了宁都怎么走，有几天路程要经过哪些地名。丈夫不回来，久久苦恋的池煜华决定出门去寻找丈夫，现在识了字，什么都挡不住她，就是缺路费。平常，自给自足的农村很难见钱的面，但这也难不倒她，通过布告，识了几百字的池煜华知道距离教富村十来里远的地方，有一个红军豪兴医院，柴火



挑到那里去可以卖钱。

柴火可以卖钱，却是最便宜的商品。2担柴火才卖5分钱，40担柴火卖一块银元。池玉华用了半年时间，足足卖了120担柴火才凑足3块银元。

郁郁葱葱，一片硕大的古樟树拽着连绵不绝的绿，伸向远山。这是宁都县城郊，一个叫“七里”的村庄。1933年6月，池煜华与人搭伴，步行3天，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中共江西省委，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如意郎君李才莲。

“才莲、才莲——”池煜华情不自禁，呜咽着扑进了惊奇不已的丈夫怀里。一路上，她忍饥挨饿却舍不得动用那3块银元，舍不得吃带给李才莲的菜干子、鱼干子。此刻，她把这些物品连同两双布鞋，一齐塞进丈夫手里，作为见面礼要丈夫买点补品补养身体。

久别胜新婚。一年多未见，面对着兴奋不已，激动异常的妻子，刚刚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儿童局书记的李才莲，却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恰恰相反，他轻轻地推开了浑身滚烫，热泪盈眶的池煜华，举止冷淡得让人生疑。

在这片戒备森严，平常却不寻常的建筑群落中，池煜华逐渐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一些具有神奇传说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物。使池煜华感到可亲可敬，又主动为她释疑的是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长蔡畅，蔡大姐。

那一天，李才莲突然对池煜华亲热起来。他说自己受了批评。

“蔡畅部长问我为什么在外面见到池煜华不打招呼不说话，像不认识的人一样，这是对妇女不平等的思想作怪，是瞧不起妇女同志的表现。要好好反省反省。”这一夜，李才莲把自己反常的言行对池煜华作了一个彻底的坦白。

第二天，池煜华走进了蔡畅部长的办公室。

“蔡大姐，李才莲不是瞧不起我，在屋子里面他对我很好，还会给我洗脚哩。他在外面不跟我说话是避嫌，战争年代，大家出外革命都没带家属，那些战士看见领导干部带家属会想家的……”

“哦，如果他不是瞧不起你，那是另外一回事。池煜华，你对领导干部带家属这事是怎么看法的？”

“我的看法是男女平等，男同志可以出外面革命，女同志也可以出外面革命。带不带家属要看革命需不需要，革命需要当然可以带家属。”池煜华对这个问题想过很久，深有感触，“女同志不光是家属，还可以是革命干部。”

“哎，你说话还蛮有水平嘛。你在家里是不是参加了革命？你愿不愿意到省委来工作，与李才莲一道革命……”

蔡畅知道池煜华在家也担任了苏维埃妇女干部。从此，她们成为了朋友，池煜华经常去找蔡畅谈心。平易近人的蔡畅是池煜华真正的大姐。李富春见了面都会打招呼、聊天，有一次，他还买了些果子来吃，一边聊天一边问兴国农村的扩红情况，妇女组织打草鞋的数量，农村中“借谷运动”的情况。朱德总司令也偶尔凑过来聊几句。

时间久了，神秘的毛泽东也不神秘。有一次，毛泽东与池煜华聊天时聊出了久蓄心底的一个秘密。当时，苏区的《红星报》《青年实话》等刊物上经常能见到李才莲的署名文章，特别是《青年实话》有时每期都有李才莲的名字，这就不能不引起敏感人的注意。

“过去，我总觉得李才莲不像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他长得文质彬彬像个舞台



上的小白脸，读过书有文化，能说会道，很会写文章，组织能力又强，办事果断有魄力，还有一定的经济头脑……这样的人不是地主家出身，就是富农家出身。直到看见了你，看见你一身补丁又补的衣服，看见你年纪轻轻一双手长满了老茧，我才相信他确实是穷苦人家出身。”

一天晚上，池煜华无意间把毛泽东的话说给李才莲听，李才莲像老年人那样长叹了一口气，久久没有吭声。池煜华陪着李才莲一夜未眠，那个无眠之夜，她似乎明白了刚来时才莲对自己的冷淡，又似乎什么都不明白。从此，她感觉到外面的革命以及革命队伍都并不那么简单哩。

一个月后，池煜华是带着蔡畅的手令回兴国老家的。蔡畅在一张中共江西省委的便笺上写着：

中共兴国县委：

经研究决定，调你县池煜华同志到中共江西省委土地部工作。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 蔡畅

1933.7.19

临行，李才莲赠送了一块嵌着亮边的长方小镜给池煜华做礼物。夫妻一场，这是池煜华得到的唯一礼物。当时，李才莲正在参加筹备成立少共国际师，日日笼罩在战争硝烟里，对即将到来的团聚他没有表露出太大的高兴。面对天真浪漫的池煜华，他的送行别言格外冷气：“现在是战争年代，谣言特别多，如果有人说我死了，千万不要相信。等着我，革命成功我就一定会回来和你相聚。”

## 望眼欲穿半个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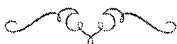
赤日炎炎，酷暑如灼。7月，是农村最繁忙的双抢季节。

池煜华一向是家里的壮劳力，回来便操镰下田，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抢收抢种”。一连干了三天，每天干得汗流浹背，天昏地暗。那天正干着，一场透雨不期而至，把池煜华淋得透湿。她硬是用体温把一身衣服烘干，直干到日头落岭，月挂东山。当她把最后一担稻谷挑回家时，浑身没有一丝力气，人与稻谷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一场上吐下泻的瘟疫，突然在兴国县蔓延，一个人接一个人莫名其妙地病倒，莫名其妙地死去。全村先后有四分之三的人染上了“人瘟”，大部分人熬不过七天都七窍流血一命呜呼。

池煜华却不肯死，十天又吐又泻，不吃不喝，全身瘦成了一把骨头仍不肯死，全身都没有感觉了仍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在等待医药。那时哪有什么医生，哪有什么医药呀？有的只是土郎中传下的土药方。池煜华服下了一剂治“人瘟”的土到了顶的土方子，用尿勺到粪坑里捞一碗蛆虫，到李溪水里面冲洗干净，然后把蛆虫放到插钵里插成浆，再冲冷水往肚子里灌。一碗蛆虫浆液，池煜华捏着鼻子一天喝了三次才喝完。喝了蛆虫浆液就感觉到有一条条的蛆虫在喉咙管、肚皮里边一蠕一蠕爬来爬去……20多天后，她爬起来料理李才莲祖母的丧事，一问，整个家族中有12人得了瘟病，死去11人。

当池煜华持蔡畅的手令前往区、县办理调动手续时，兴国县刚刚由一个县分为两个县，即一个兴国县一个杨殷县，县里安排她到杨殷县委担任巡视员兼熬园



区妇委会书记。池煜华多么想去土地部，日夜与丈夫在一块工作啊。在与县委组织部人员争执时，她突然觉得身体十分不适，拼命地呕吐起来。经人提醒，她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怀孕。

杨殷县是最偏僻的山区。池煜华任县委巡视员兼熬园区妇委书记近两年，红军便长征离开苏区。红军长征前夕，李才莲因布置撤退工作曾经回到兴国县城一趟。一到兴国，他便匆匆捎信要池煜华在一周内来兴国城相会，并交代：估计一周后白军将占领兴国县城，你就不要来了。这是李才莲写给池煜华的最后一封信，信的命运与以往一样被李才莲的父亲及后母扣押。当信转到池煜华手中时，一周早已过了。

1934年底至1935年底，赣南各县到处张贴着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购买人头的布告：悬赏——谁获得共匪首犯项英、陈毅、李才莲……其中一颗人头，即可持人头到县剿匪总部领取奖励5000块银元。谁获得共匪从犯……

这使李才莲的亲父后母动了心思，既然李才莲值得5000块银元，那么李才莲的老婆岂能一钱不值？经四下打听，他们有点失望，当局对李才莲的老婆并不感兴趣。那么，在非当局的眼里，花容月貌的池煜华还是值几个钱的。李才莲的亲父后母急于处理池煜华，连价都不还就45块银元把她卖了。少了个池煜华就少了个将来会分财产的对手。买人的、卖人的和“在场人”三方相聚，在扫案铺纸书写卖身契时，因李家老族人的反对，池煜华才留下来了，却被无情地撵出李家门。

离开家，一个身怀重孕的女人能去哪里？无处可去，池煜华就捡三块卵石在家门外屋檐下角落里垒一个灶，晚上煨着灶火过夜。大山里的夜冷，冷得实在睡不着觉。怀胎十月的池煜华用砍来的松枝遮风，地上铺着稻草遮寒，紧紧地煨着灶火生下了一个女儿。流了多少血呀，涌流的血水浸湿了稻草，又流向灶灰把灶火都浸暗了，全村的空气中就漾着一股浓浓的血腥。痛苦中煎熬的池煜华不但不敢请人打帮，连叫都不敢叫唤一声。按客家风俗，女人生孩子很“凶”，会给屋子和不意撞上的人带来凶气。怕别人撵，痛得死去活来的池煜华连叫喊都不敢，痛得她实在受不住时，眼睛望了河对岸心里发恨地呼唤：“李才莲，李才莲——你怎么不死得回来——”还有一个转移疼痛的办法：牙齿咬着揩汗的布使劲、使劲。可怜池煜华生下小孩后，一团布被咬得像一团腌菜一样稀烂。

有了孩子就有了依托，尽管会招来亲父后母更多的咒骂，但她已经习惯了。骂有什么关系，骂又不会痛。有了孩子就多了一张要吃奶的口，平常池煜华吃了上顿没下顿，瘦得一把骨头哪里有奶。没有奶拿什么养活这张口呢？好在那时不少做母亲的都没有奶汁。几天后，池煜华学会了用米汤喂孩子，用嚼碎的饭哺孩子。尽管孩子瘦得皮包骨，她仍感到欣慰，自己虽然艰难，毕竟为李才莲传了后。有了“后”就有了一重力量。

可是，就在女儿三岁那年，女儿患了麻疹突然病逝。活蹦乱跳的一个女儿，从一尺多长长到两尺多高，李才莲连见都没见过，抱也没抱过，怎么说死就死了。池煜华抱着闭紧双眼的女儿哭了三天三夜，哭尽了泪水哭出了血，直到抱着的孩子发出一股味来才埋进后龙山的一棵树下。光杆一个的池煜华不能窝在家里死等了，她要出去主动寻找。江口乡她到过，于都县、宁都州也到过，天下能有多大？我就不相信找不到自己的丈夫。到过这么多地方的女人在茶园乡还找不到第二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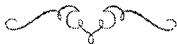


掩埋女儿的第三天，池煜华在脸上抹了一把锅底灰，怀揣着那面小方镜，拎着一把柴刀出走了。沿着熟悉的路，沿着走过的路走进听说过的路，走进没听说过的路，池煜华一路砍柴一路找，一路打工一路寻，一路乞讨一路觅。因为担心李才莲回来找自己，两边错过，她一年后回到教富村，然后又出去又回来又出去。整整寻找了8个春秋。

锃亮锃亮的小方镜变得模糊斑驳，四边的边框早已经锈得乌黑。天涯茫茫路茫茫，池煜华的心在天涯、在路上。哦，李才莲李才莲，你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你？李才莲，你知道吗，我天天都等你，你怎么不回来呢！每日每夜，池煜华都对着镜子询问、倾诉。唱惯了“扩红歌”和“兴国山歌”的池煜华对着镜子，日夜在路上哼念着一支望夫曲——

你说过会回来  
我就等你  
拼命地等呵  
等人真不容易  
吃饭嚼着忧伤  
睡觉睡着焦急  
淋着冰冷的冬雨  
我生下了你的小女  
小女等啊等不及  
可怜三岁就命归西  
等啊等啊  
黑发转白头  
嫩脸变皱皮  
等到大家都忘掉  
不再等人了  
等到世上完全死绝  
再也没有一点声音  
等到和我一起等的人  
都已远远走离  
等啊，我拼着命等  
用尽全身气力  
等啊，我一定要等你回来相聚  
……

苦难，洒落在她身上，也洒落在她的四周。1943年，李才莲的父亲患病瘫痪，这曾无数次折磨过池煜华的老人，却没人搭理。还是池煜华回来一把屎一把尿，苦挨苦做侍候公公到死。丧事，后母不管，同父异母的弟弟不管，又是池煜华当孝子，东奔西跑请道士念经超度亡灵，请乡亲抬棺上山，在坟前为他哭山。数年后，池煜华又送走了虐待她的后母。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老人，抚养大一个又一个弟妹。池煜华独自承受着漫长的人生苦旅，承担着本应由两副肩膀支撑的家庭重负……



## 等待到永远

时间已到 1995 年。

落日从秦娥山尖投下长长的余晖，清澈的李溪河泛着波光，远处的农舍已飘着依依炊烟。90 岁的池煜华搬了一捆柴草到灶下准备生火，又心有所系地走到大门口，向小溪对面翘首张望。这一张望，就是整整 67 个春秋。

这一天，池煜华又望见县城方向出现了一个黑影，便情不自禁地迎了出去。

县党史办的胡玉春同志四处打听，辗转来到李溪村那条灰蒙蒙的小路上。万万没想到，一位摘豆角的老太太已注意了他。

“请问，你是‘台办’的么？”

“我是党史办的，来找池煜华打听李才莲的事。”胡玉春望着这个老太太有点疑惑地回答。

“才莲、才莲在哪里，才莲在哪里？”

手上的豆角掉落地上。池煜华忘情了，声声呼唤起来，泪水霎时涌上眼帘。提及李才莲，她眼眸生辉，脸泛红晕，一往情深。池煜华的呼唤转为呻吟般的低沉长啸：“才莲，才莲呵——”十里八村的人知道，三乡六镇的人知道：教富村有一位俊女等她当红军的丈夫等了 67 年。整整 67 年呀！其间，有几十人向她求婚，都被一一回绝。经过了漫长的生命煎熬，今天，她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但这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呀，这是一个比没有结果还更残酷的结果。

“不，才莲没有死，才莲决没有死！”

池煜华镇静下来，十分坚定地否认了才莲的死讯。她奔向墙角一口没上漆的木箱取证据，是的，她的话决不是毫无根据。她曾写信给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曾写信给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都得到了认真负责的答复。

她从箱底翻出了李才莲的来信。信纸、信封、邮票、邮戳都证明她 1933～1934 年的历史。这三个信封后来多次被邮电部门借去参加邮展，成为最珍贵的邮品。最珍贵的邮品内蕴藏的也是我国革命者一份最珍贵的情感。

“才莲走时说了，几十年后他一定会回来和我夫妻团圆……”

一言九鼎，这就是他们的生死契约！为了这一句话，池煜华就心甘情愿地苦苦守候一辈子。她从木箱里取出了一件白洋布对襟褂子，这件褂子是李才莲与她结婚时送给她的礼物。平日舍不得穿，只舍得看，看久了看脏了，就小心翼翼洗一把。半个多世纪了，心上人送的心上物还完好如初。

“才莲没有死，他一定是在台湾做党的地下工作。”

池煜华从箱底翻出了她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毛泽东批转给蔡畅同志的信以及蔡畅给她的回信。池煜华寻找出一本黄得发黑的笔记本。笔记本记有她寻找的一串串足迹。

1950 年春，池煜华作为苏区第一批妇女干部前往南昌“八一革大”，参加省妇联举办的培训班。一有机会，她就四处打听李才莲的下落。有人给她出主意，按道理你丈夫也应该是个大官了，你何不写信问问毛主席呢？

毛泽东当主席了。对，我应该写封信问问他。他认得李才莲。

池煜华果然请人代笔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将信批转给中国妇联主席蔡畅。不久，蔡畅就给池煜华写来了回信：……你给毛主席的信已经转给我们办理。关于你寻找爱人李才莲的问题，我们已将你写的简史，转给军政



委员会总政治部……希望你要耐心等待，安心地工作……

这就是说，李才莲会回来！

哦，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回复，又是多么真实可靠的消息。来自共和国最高层的答复，使池煜华认定李才莲是在进行一项伟大而秘密的工作。这是什么工作呢？所有的朋友都为她高兴，帮她猜测。苏区革命时，蔡畅任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长，李才莲曾在她手下的白区工作部兼职工作过。那么，李才莲现在是否还搞白区工作呢？反复猜测的结果只有一个：李才莲现在台湾做党的地下工作。

台湾在哪里？有人给池煜华找来了地图。经人指点，她看到了台湾与大陆隔着大海，但池煜华并没有大海的概念。她说：“哦，不远，是两对河子。”

此后，池煜华静心静气地等待、守望。也不是在白守空活，几十年间她先后担任了区妇联主任、副乡长、村妇女主任，一直干到73岁。作为一个老革命，她放弃了所有的晋升机会。不管职务升降，只愿守望村头。她知道，丈夫随时可能回来，自己不能走远，再不能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了。

67年来，她住的土房低矮、潮湿、黑暗，穷得没有任何电器，蚊帐也没有一顶，连一张像样的板凳都没有，只有一口黑糊糊的锅里煮着菜杂饭。几十年间，她独自挣扎，有时常年填不饱肚子。可她挺着干瘪的身子竭力工作，从牙缝里挤出钱来支援国家建设。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墙上却醒目地贴着工工整整19张奖状：土改积极分子、认购国债积极分子、统购统销积极分子、养猪模范、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幼托模范教师、三八红旗手……她说李才莲在前线拼命，自己也要在家里积极；李才莲在外边当官，自己也要在家里进步。她不能单单是李才莲的老婆、爱人，更应是李才莲真正的“同志”。池煜华不但在为爱情而等待，而且在不懈地为理想而奋斗。

一晃数十年过去。20世纪90年代，从讲解放台湾变成了讲两岸统一。她屡屡向人打听台湾的事，也到过县对台办公室打听丈夫的消息：“台湾有没有一个姓李的？”对她不厌其烦，如痴如醉的询问，又有好心人用善意的谎言给予安慰：台湾政府的某某就姓李，可能是你丈夫的化名。

“李XX”。情到深处人痴迷。池煜华默默地记住了这个“化名”。经过再三思索，86岁那年，她悄悄地给李XX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李××：你好！

我是你的结发妻池煜华。不觉离别六十二回（个）年哪，也未曾见面，在宁都分手，我就是回家中我是决心要到江西省土地部工作，因为德（得）到了病我就是不能前去工作哪。我也未曾告诉您，只是我的错误和缺点请您多多泉里（原谅）……

言太多，笔太钝，如泉如瀑的情怎么写得下来！池煜华要告诉李才莲，他不但有了儿子，还有孙子、孙女。45岁那年，池煜华绝经了。她十分难受，自己对不起李才莲，没有生下儿女，但革命者李才莲不该绝后。于是，她起意给革命者续香火，四处张罗为李才莲领养一个儿子。可是，农村自古以来重男轻女，谁愿意把男孩子送人呢！

十多年努力，池煜华年近六旬才领养了一个男孩。好的男孩领养不到，她领

